



崔巍

土地悲歌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土地悲歌

崔巍 著

•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•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25印张 3插页 178千字
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2, 400册

•

ISBN 7-5059-1332-8/I·947 定价: 4.15元

序

李国涛

由于我长期作编辑工作和评论工作，我已经变成一个“职业读者”。“职业读者”的毛病是在阅读文学作品时，常想着作品的优长之处与败笔。时而为一段精采的描写或一个恰切的用语而击节，也时而为某处安排不当或语病而惋惜、皱眉。这样一来，个人动情的时候就较少，因为精神不能专注。所以我常感叹，以为我在文学阅读中所得到的艺术享受不如一般读者那么多。

这次崔巍拿来他的三个中篇要我看，说是要结集出版，请我写一篇序。崔巍前些年小说我看过一些，近两年的，看得很少。既然要写序，少不得又发挥“职业读者”的特点，作一番职业性的阅读。

崔巍的这三个中篇是《土地悲歌》、《黄土地上的童话》和《沉睡的土地》，分别发表在《黄河》和《山西文学》上。有人以其篇名，也以其内在精神，称之为“土地”系列小说。我想这名称是合适的。

我从头读来。自然，还用了我前面所说的“职业阅读”方法，也是一种习惯阅读方法。忽而思考

其结构，忽而注意其语言。但是阅读不久，我便忘了自己的职业，也改变了一向的习惯。这就是说，我被作品的艺术力量所打动，被完全吸引在一个艺术天地之中。我在作艺术欣赏，我真的在一种艺术享受之中，暂时竟忘记了这序言要怎么写。这在我，是少有的事。

读完这三个中篇，略一回想，又觉得以这样的阅读来写序言，或者写一篇短评，倒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有了较深的感受之后，文章反而好写。这比读时便念念于章法句法，倒好得多。

这一个系列，真正写出了太行山一片广袤的黄土地上顽强生存着的民族之魂。按时间说，《沉睡的土地》写抗战开始时，一个极偏僻的山村突然成为一场大战的中心。小说写了此时此地，纯朴的、未经教育、没有觉悟的人民如何在麻木的、束手待斃、引颈就戮的状态下，成批地被日寇杀害。那些记述太悲惨、太痛心，它甚至于对今天中国任何地方的农民来说，都是无法理解的愚昧和怯懦。从1938年到1989年，这50年间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，精神面貌的变化太大了，以至于现在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，比如，十几个健康有力的中国人，其中还有练过拳脚的汉子，怎么会跪倒在一个受了伤、站都站不稳、一推就倒、已被推倒又被扶起的日本兵的面前跪成一片，被他活活打死、烧死。那时候，这里真是“沉睡的土地”，人民，民族的灵魂，都在沉睡。抗日战争唤醒了这种沉睡，

这是令人庆幸的。不过，民族精神仍然可以被另一种愚昧和落后所压抑。《土地悲歌》写的是在战争中觉醒了的人民，团结斗争过来的两个邻村的乡亲，在新中国竟为了争夺土地，发生长达十余年的械斗。死了多少人，流了多少血，发生了多少令人撕心裂肺的人伦悲剧，浪费了无法计算的精力。这又是一场浩劫，虽是写两个村子，但在中国的大地上决不只在这两个村里发生过此等事。这是中国土地上的悲歌，是作者为某种愚昧落后而大放悲声的悲歌。

总之，我明白崔巍下笔的意图，他要写出农民未曾摆脱的愚昧，而呼唤着更高的精神文明。

从题材之重大，立意之深远，我赞赏以上两篇。

以上两篇，令我痛苦、悲哀，有时让我推开书本，站起来踱步。但是它们还没有使我流泪。

我读《黄土地上的童话》时，常有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想说，我被崔巍描写的那四位姐妹和几位老人深深地感动了。我记得，我读崔巍的小说，没有那一篇比这一篇更动情。

按时间说，《黄土地上的童话》大体是和《沉睡的土地》同一历史背景，即抗日开始，民主政权建立。不过着眼点都是几位姑娘，或者说只是几个小女孩子（七八岁的、五六岁的、十来岁的）的命运。也许正由于写的是这些孩子在家庭中的命运，作者能细腻地触及每个人的情感最深处。那是崔巍

的亲姐妹。他那样熟悉，其刻画之婉转入微，真实到可怕，那是可供心理学家来研究的。大姐怕“熬”字，四妹哭从未见过的爹，着实令人战栗。复述将是无力的，请有心的读者自去领会。

在这三篇小说里我特别喜欢《黄土地上的童话》，大约也是由于它更充分地发挥了小说的功能，深入人物的内心。而其它两篇，由于取材角度不同，要花不少的力量去介绍背景、交待过程，因而艺术的魅力不够强烈。

在这里我提出“纪实小说”的名目来说一点意见。这概念已普遍使用。似乎有人提出过质疑，也未深入讨论。我不反对这个概念。不过我不大懂得，纪实和小说究竟怎样统一。纪实是写实事，一点不含糊，可以同生活中的实事相比较，经得住考证、核对。而小说的特点是虚构，是“伪陈述”。这道理也不必细说。但反映到创作上，崔巍写这些作品时一方面作为小说来写，一方面又要照顾当年的史实。在家庭琐事的范围里还较好腾挪，遇到较大的事件便有些碍手碍脚。从读者的心理来说，称“纪实”，便是与读者达成默契，即所纪的一切都是曾经存在的实事。称“小说”者，读者会将一切故事、人物当成作者“神思”的妙用。

“纪实小说”大约是基本属实，间以少量虚构吧。但谁知道哪些是虚构的呢？——这样说来近于抬杠，作者会问：你为什么要知道哪点属实哪点虚构呢？也算问得有理。

是的，我们把这里的一切都当作一个艺术的世界来接受。也就可以。这个艺术世界使你动情，使你震动，这便是成功。

我希望崔巍的小说由此而有一个更大的发展。我相信会的。

1989年11月26日

目 录

黄土地上的童话 1

沉睡的土地 64

土地悲歌 127

黄土地上的童话

——姐妹童年剪影

银手 镯

—

一九三二年春天，我那做了童养媳的大姐刚刚八岁多一点。

童养媳的去处，是奶奶潜心寻好的；童养媳的标志，是大姐的小手腕上箍上了一副由婆家送来的银手镯。银手镯暗淡了父亲做男子汉的自尊，也使母亲噙上了骨肉过早分离的泪花。奶奶却自认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，说：“人家张油郎家日子肥富哩。人家又只有一个儿子，日后不用分家，还不是一辈子吃香喝辣吗？”

本是一顶双人红幔小轿就要把大姐抬走的。但父亲的叹息，母亲的泪水延宕了大姐的“吃香喝辣”——奶奶起先不依不饶的，后来也就大事清楚，小事糊涂，作让步了。也许，她是忆起她六岁上当童养媳的历史，

动了恻隐之心？

奶奶既有当童养媳的经历，也就有当童养媳的经验和方寸。自从大姐手腕上戴起银手镯，她就格外“心疼”上了大姐，断不了经常耳提面命些如何当童养媳的要点。那要点也不外乎是什么“三从四德”之类的具体化。无奈大姐无心听这些奶奶实践过的古训，她感兴趣的只是那箍上手腕的明晃晃的银手镯。

银手镯，那明明晃晃的稀罕物件儿，的确给大姐带来极大的欢乐。自从奶奶眯细眼睛，借门口的一缕儿阳光，把手镯仔细盯过，又用手指头弹弹，放在耳边细听了那“啞啞”的声响后，亲手把它给大姐戴到手腕上，大姐就老是把袖口绾得高高的。给奶奶往头上拔火罐，袖口高高；给奶奶晚上搔痒，袖口高高；烧火、拔野菜、喂鸡，也忘不了先绾袖口。甚至给奶奶往回提尿盆子时，天色黑黑，也是先绾袖口，故意让银手镯在尿盆沿儿上碰出叮咣的响亮。

更多的是学奶奶的样子：偷偷褪下银手镯，借那可意的阳光，细眯起眼睛盯看不已，末了，也要用手指弹弹，放在耳边听那“啞啞”的声响。

奶奶对大姐管束得严。常要唬着多皱的老脸，吆三喝四的。唯独看见大姐欣赏银手镯时，奶奶的脸就会绽成一朵老菊花，还要喜孜孜儿说：

“金贵哩，是真银货……”

大姐不懂真银货究竟怎个金贵法，她只高兴细手腕上多了明晃晃的光圈。

可是，大姐手腕上的明晃晃，晃了也只有半个月，就有了血的迸溅，从而使她的一生都黯然无光……

那是农历三月初四的早晨。大姐给奶奶送过尿盆子，又让银手镯在尿盆沿上碰出叮咣的响亮，然后就站在院中的小杏树下，把袖口绾得更高些，左盯右看开那金贵的稀罕物件儿。

看着看着，就有一缕儿柔柔的阳光绕上了院中那棵小杏树枝头。枝头的杏花刚绽开笑的艳唇，衔些青雾凝成的小露珠儿，闪些晶莹的红亮。

忽有一个男孩子从奶奶屋里窜出来了，那是我的哥哥——奶奶的心肝，胸前佩一个长命银锁，也闪着铮铮的银亮。这银锁，是用奶奶一生的私房打就的。奶奶肯把一生积攒的私房打成银亮的佩带，正昭示着这个孙孙在她心目中的金贵。这金贵，就不是大姐手腕上的金贵可以相比的了。虽然都是真银货。

哥哥比大姐小两岁，却和大姐个头差不多，壮得象头小牛犊儿。他常得着奶奶的偏食，刚才，奶奶又偷塞给他一个煮鸡蛋，让他躲出大门外吃去。可他飞出院子，看见大姐正欣赏着手腕上的银亮，就不走了，就生嫉妒了。

这也难怪。他不愿大姐也有那耀眼的银亮。他曾不止一次闹着也要去当“童养媳”，好让他的手腕上也有银亮。奶奶自然难遂他这心愿，只是说：“男孩子家是该往回娶童养媳妇呢。”于是，他就常借小牛犊似的蛮劲来抢大姐的银手镯。奶奶还算公正，每次出现抢的争斗，奶奶总是护佑大

姐，还要抬手吓唬说：“看我打屁股！”说是打，手却是高高举起，又轻轻落下，落成疼爱的抚弄，先抚毛茸茸的小头，又抚那长命锁，然后就对大姐说：“你快躲回家！”

大姐习惯了躲。看见银手镯上多了一对不转的眼睛，急急褪下袖口，正要往家躲，早有一只小手攥定了她的手腕。大姐一声尖叫，呼奶奶出来主持公道，奶奶就应声：

“手镯是大妮儿的呀！你有长命锁……”

哥哥只好松开了手，在小杏树下兜个圈儿，发狠地将树下放的铡刀摇得咣当响，眼睛却是还盯着大姐的手腕。看着看着，他突然想出个让大姐缩袖口的好主意，说：

“来，咱玩铡草吧！你把袖子缩起来。”

大姐褪下袖口，是为了防“抢”，现在既无“抢”的危险了，她也正愿让那银亮耀眼呢。她的两个手腕又露出了银亮，蹲下身子学大人的样子往铡刀下伸开了谷草。

雪亮的铡刀被两只结实的小手撑起了，闪闪的寒光和手镯的银亮辉映在一起。大姐醉心着手腕上的银亮，另一对小眼睛也贪婪着勾着银亮。这时，父亲正在贫瘠的黄土地上，在叮当的耒铃声里撒播着一年的希望。这时，母亲正在东屋纺花，也正纺着一肚子烦恼，是烦恼几个月前又养下第三个没用的丫头。这时，奶奶正在屋里拔火罐子，也正思谋着怎样给大孙儿撮合回一个“童养媳”，好早点实现那四世同堂的夙愿。

大姐忘了伸草，从铡床缩回一只手盯看那银亮；另一对贪婪的小眼睛也忘了铡草，伸长脖子看那银亮。那银亮使掌

刀的小手发痒，手就一松，松出一道耀眼的白光，就听“嚓啦”一声，那白光便和铡床上的银亮抱吻了。

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那白光和银亮幻成腥红的迸溅，嗡嗡的纺花声骤停，就又传来母亲惊悸的长呼：

“天呀……”

长呼声里，奶奶脑门子上的火罐子滚出老远，人也从炕上滚爬到门口，也发一声惊悸的长呼：

“天呀……”

天是晴朗朗的天，温馨的风儿柔柔的；父亲正在叮咛的牛铃声里，播着庄稼人的辛勤和汗水……

母亲是从窗口窥见如杏花纷落的血的迸溅的，长呼过“天呀”她就晕倒在纺车前。奶奶则如一块滚动的黑磐石，滚爬到小杏树下，扑到铡床上，正好压到八岁的小人儿身上，犹如压倒一株柔草。她的脚边是一堆干谷草，枯黄的谷草上溅满了生命的腥红；她的身下是汨汨的血的泉涌，正有一窝蚂蚁在血泊里急急地蠕动。

奶奶昏了头，花了眼，明明抓着的是大姐的一只断手上的手镯，呼叫的却是大孙儿的名字和不幸：“大小，大小，没了手可叫我怎给你找童养媳啊！”

母亲闻声，以为刚才看花了眼，这才跌跌撞撞闯出来。看见血手镯，就又天旋地转了。旋归旋，转是转，有一点却比奶奶清醒：知道挨铡的是大姐的手，早扑上去将压着大姐的奶奶推得打了个滚儿，然后就去掀铡刀，想掀回一只好手来。

哪里可能呢？

大姐挨铡的是右手——手腕子已被铡刀下的白光齐齐铡断，只连着些没被铡断的韧的皮肉。母亲又是一声长呼：

“天呀！”就又晕倒在铡床前，两只手却把大姐死死搂在怀里。

奶奶明白不是铡了戴长命锁的孙儿的手，也就清醒了。人一清醒，也就想夺回一个好手。奶奶当下麻利起来，一把扯下胸前的黑围裙，对腕子进行包扎，可她自己的手腕子也断了似的，两手抖抖的，佝偻着的脊背也抖抖的……

黑围裙刚包上，立刻就被血浸湿一片。奶奶颇懂拔火罐一类的医道，香灰治伤口也是懂的。依昔日割破手指先撒香灰后包扎的娴熟，奶奶忙又松开围裙，扯开嗓子朝母亲直喊：

“香灰，香灰，快去抱香炉来！”

奶奶常烧香拜佛，香炉里的灰不少。可香灰全倒上手腕，转眼皆作了血的涓滴。母亲傻了眼，又觉天旋地转了。奶奶却早恢复了七十高龄的老成和镇定，急中生了智，急救中发展了应急的医道，又喊：

“快去锅灶下掏草灰，快呀！”

母亲提来半箩头草灰。血涌灰掩，一时不见了红的涓滴，奶奶就将黑围裙包裹上去，又一把扯开裹腿布，一匝一匝缠绕上去，缠得大姐的小手腕足有小脚粗。

包扎完毕，大姐已昏过去了。小脸枯黄，两眼紧闭，眼角溅上血，欲滴不滴，鼻翼只有些喘喘的热气儿。

这时，小杏树上的花蕾正在柔媚的阳光中，悄悄胀大着艳的笑唇……

二

大姐被抱回家后，日夜昏迷不醒，抿着嘴唇，抿着死的苍白，怎么喊她也不应声。但在昏迷中，却又常常含糊不清地念叨：

“手镯儿，手镯儿……”

母亲得着这点儿窍，每当要喂她些汤水时，就不再唤她的名字，而是假在她的耳边轻唤：“手镯儿，手镯儿，”这时，大姐就会慢慢醒过来，吃喝点什么了。后来，母亲又得着新招儿，只要想让大姐醒过来，将那只曾沾过血的银手镯往大姐的那只好手边一塞，准灵。

垂死的梦魇中，银手镯也箍定着八岁的小人儿的灵魂。醒来时，就用那只好手紧紧抓牢那只已无所依存的银手镯，举在脸前盯看不已，有时还会让明晃晃的银光诱出些甜甜的笑容来。

可是，后来大姐却昏迷得越来越厉害，银手镯也再举不起，抓不牢，只是眼角时刻汪些盈盈的泪水。那泪水，常随微弱的鼻息在微微颤动，颤久了，竟又不颤了。枯黄的小脸儿，日渐憔悴了下去，俨然是一片枯黄的杏叶。

奶奶自大姐侧手后，就天天拔火罐，额头不知拔下多少火罐印儿。又天天跪拜菩萨，跪得两个膝盖都肿得走不成路了。

起先，奶奶还相信着香灰加草灰的回春效力，还迷信着菩萨会来消灾驱难。后来，看看大姐连眼皮子也不睁了，这才着急，说：“好歹已是做了童养媳的人，不能就这么让她走了呀！”

为此，一家人挑大灯头，在奶奶主持下不止商量过一次，要到三十里外的西营镇请医生治疗。可一听说治疗要花两石米，灯头就一夜比一夜挑小了。

有一夜，奶奶脑门上拔着火罐子，又让挑大了灯头，敦促父亲说：

“去，去找张油郎家去；人已是他家的人，该让他也破费些钱财哩。”

一家人如释重负。满身油渍的张油郎果然和他的婆娘来看童养媳了。

但看的结果却叫一家人失望。张油郎只看了大姐一眼，就只顾吧烟，不再说一句话。那婆娘倒是坐在大姐的枕边说了不少心疼话，但临走时却顺手摸走了大姐往昔戴在右手腕上的那只银手镯。也许，要是能把大姐好手上的手镯也脱去，也会脱走的。

奶奶气坏了。母亲伤心透了。听人说，盐水洗伤口灵，母亲就用盐水给大姐洗手腕。可那时一斤盐得几斗米换，洗过三五次，奶奶就说洗不起，母亲偷偷洗，奶奶干脆就将盐罐子端走了。也难怪，那年久旱不雨，春苗久久不露地面，奶奶还张罗着给大孙子定童养媳。奶奶一辈子穷怕了，能不考虑着天年之灾，和度日的艰难？

眼看大姐的小命是活不长了。奶奶已无心再拔火罐，跪拜菩萨；父亲已看好一棵小椿树，准备请人打口小棺材。只有母亲珠泪涟涟，一任泪水往大姐枯黄的小脸上滴，一天总要伸出手背去试几次大姐的鼻息，看看有无热气儿。

有一天，母亲刚又把手背伸到大姐的鼻翼下，忽见张油郎又来了。

奶奶黑封着脸，说：“你是又来脱手镯吗？”张油郎呐呐连声，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我是来给送治伤偏方的……听说用花椒水能洗好！”

张油郎临走时，丢下一包花椒，花椒里还埋个银手镯。手镯的银光使奶奶的眼睛发了亮，那包花椒使母亲的心发了颤。事后，听人说：张油郎的高堂老母也整日吃斋念佛，讲究慈悲为怀，这才将张油郎催促来。

当天，母亲就依嘱熬好一盆花椒水，待滚烫血红的花椒水能伸进指头去，奶奶和母亲就把大姐的右手腕浸进那冒热气儿的血红中。大姐先是恹恹儿连眼皮也不睁，任人摆布，顷刻间就发出细弱的锐叫，猛地打个滚儿，将枯黄的小脸也翻进冒热气儿的血红之中。那热的血红被掀翻，溅了奶奶一头一脸，溅了母亲一身。母亲软瘫在地，奶奶却边擦头脸边欣喜地说：

“还有这劲头！命大着呢，再熬一盆来……”

连着洗了五七日。起先，大姐总是发一声细弱的锐叫，打个滚儿就昏过去了。后来，细弱的锐叫就不是一声，而是一声接一声，挣扎反抗也猛烈起来。打滚不足，还睁大恐怖的眼睛，